

一个『草根剧团』，凭什么 唱响中国

足迹覆盖十二个省份 一年演出六百多场 背着帐篷唱黄梅戏

唱响中国



江西湖口县，大爷大妈簇拥看戏，台下笑声不断。

戏在台上 根在台下

湖北日报评论员 张双双

百越剧团用二十年光阴、上万场演出证明：戏曲的生命力，不仅源于其起源的民间性，更在于其成长过程与民众日常生活的血肉联系。

这支草根剧团，背着帐篷与铺盖，走进全国十余个省份，乡间草台、庙会、祠堂，都是他们的舞台。百余本传统黄梅戏，他们都能唱演，文戏走心，武戏提神，悲喜剧目自如切换，唱得热气腾腾。

对于一支民间剧团来说，能吃透上百部大戏，就等于守住了大半黄梅戏的艺术家底。这既是剧团长期深耕戏曲的实力见证，也是扎根基层、常年登台打磨出来的扎实成果。

戏曲在民间生长，是一个互动性、沉浸感极强的“文化场域”。戏迷们不仅是观看者，更是参与者、评判者。听到妙处，高声喝彩；见到不平，发出嘘声；遇到悲切唱段，哽咽动容。这种即时、热烈、真诚的情感反馈，是戏曲表演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。曾经，一群围着红绿头巾的农村大娘，聚精会神地观看百越剧团演出，这一幕被网友称作“一幅朴实的中国乡村画。”

民间艺人或许不会讲守正创新的大道理，或者说这个道理在他们心里很简单、很朴实。所谓“守正”，就是守好百姓爱看戏、爱听戏这个需求；所谓“创新”，就是想办法怎么让百姓更爱看戏、更爱听戏。百越剧团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，把传统唱腔和乡土需求融合在一起，唱进乡亲们心坎里。正是这种源于生存需求的强大自适应能力与创新精神，使戏曲艺术能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落地生根，绽放出千姿百态的花朵。

烟火人间，孕育戏曲生机。守护戏曲的源头活水，在深刻理解其民间性本质的基础上，从人民群众的所感所想所盼出发，从生活本身入手，方能推动其在当代的活态传承。



百越黄梅戏剧团演职人员合影。

湖北日报全媒体记者 柯利华 刘申
通讯员 吴慕枫

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：“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，积极培养传承人，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。”

2006年5月20日，黄梅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这一年，民营剧团黄冈百越黄梅戏剧团演出有限公司成立。

20年过去，他们不仅活跃在湖北、安徽、江西这些黄梅戏盛行地区的田间地头，即使是在昆剧、豫剧流行的江苏、河南、山东等地农村，他们的演出也是场场爆满、订单不断。一年演出10个月，唱戏600多场，一个在黄梅戏发源地土生土长的“草根剧团”，凭什么唱响中国？

今年4月，从湖北黄梅到山东平度，湖北日报全媒体记者千里追随百越剧团，在66小时的转场、装台与开场锣鼓声中，探寻他们成功的秘诀。



演出前，演员一边化妆一边直播。



剧团正在演出黄梅戏《五女拜寿》，台下坐满观众。

扫台

与友恒村签下明年合同，连唱10天

足迹覆盖安徽、江西、江苏、山东等12个省份，2026年演出订单排到8月

4月27日下午4时，黄梅县大河镇友恒村，黄梅戏《一门三进士》落下帷幕，村民们心满意足地散去。

友恒村党支部书记吴卫国说，这是百越剧团在此连演7天的最后一场，俗称“扫台戏”。最多的时候，有三四千观众，最远的来自武穴市，村里每天安排二三十人维持秩序。

戏台不远处的榜单上，公示着各家各户赞助的戏金。68岁的村民王灯良，是此次演出的组织者。他说，戏金全部由村民自筹，每人100元，多出不限，困难户不出，这次募集了10多万元。

“每年开春，村里都会搭台唱平安戏，贵的剧团请不起，百越剧团一场戏只要5000元，唱得好，大家都觉得值。”村民王峻记说，大家本想加演一天，可剧团要赶山东的演出，有些遗憾。

半小时后，好消息传来：友恒村与百越剧团签下明年合同，连唱10天。

“一个地方演完，敲定来年的演出，是常态。”剧团团长李文杰说。这位曾在国有院团跑龙套的黄梅戏艺人，2006年与妻子陶秋月拉起队伍，自立门户。

采访中，李文杰不停地接听电话，业务繁忙。

他说，剧团和主要演员在抖音、视频号上开了10多个账号，经常直播演出、化妆、转场、做饭等台前幕后，全网粉丝超过70万，有时一场演出，直播间的点赞就超过20万，剧团的名号传遍全国。

2026年，百越剧团的演出订单排到了8月，四成订单源自短视频平台，这些年演出足迹覆盖安徽、江西、江苏、山东等12个省份。

“我们一年演出六七百场，经常分成二团、三团，同时在几个地方演。”李文杰说，今年从正月初二到现在，一天也没休息。

夜宿

借住闲置农房，有时连祠堂、庙宇都住

走到哪，演员们都带着一摞塑料凳、一块床板、一个帐篷、一个背包、一个桶

“开饭啰！”4月27日下午5时，演员们正在卸妆、洗漱，村里请来帮忙做饭的大婶扯开嗓子喊。

李文杰扒拉了几口，又赶回舞台，“货车马上到，要赶在天黑前，把设备拆卸装车，运往山东。”

晚上7时许，剧团男人全部上阵，肩扛手抬，忙活了一个半小时，终于把最后一件设备装上车。

乡村夜色无边，大家打开手机电筒，疲惫不堪地回到住处——一处是村党群服务中心会议室，一处是几百米外的村民家。

梅玉洁住在村民家，她摆好塑料凳子，架上木板，支开帐篷，再铺上随身携带的被子枕头。

“这算条件好的，村里少有旅店，我们只能借住闲置农房，有时连祠堂、庙宇都住。”梅玉洁说，架凳子防潮、防脏，搭帐篷防蚊子，也保护点隐私。

走到哪，演员们都带着一摞塑料凳、一块床板、一个帐篷、一个背包、一个桶。“难的是洗漱，没有热水，没有淋浴设备。”梅玉洁说，洗澡只能用自带的桶提水，在浴帐里擦洗。

演员中，也有条件好的。村广场上停着4辆房车。1辆房车前，范锡昌、朱丹夫妇邀来潘乐等同事，正吃着从镇上买来的烤鱼，喝着啤酒。

“我鼓励年轻演员买房车。”李文杰说，这些年，大伙勤扒苦做，攒了些钱，包括自己在内，剧团现有4辆房车，都是夫妻档购买。

转场

走南闯北，无论多远，大家都习惯了

团长风险大了，演员的顾虑就小了。最怕电话不响，没订单心里慌

4月28日清晨5时36分，冒着小雨，36名演职人员乘坐租来的大巴，从友恒村出发，千里奔赴山东平度市。

车上，大家有说有笑，有人拍视频发抖音，有人分享零食。“这些年，走南闯北，无论路途多远，大家都习惯了。”被大家称为老板娘的陶秋月说。

李文杰跑市场，陶秋月管团内。陶秋月说，创业之初，缺资金、演出少，最难的是请不来好演员，“一次请不来就两次，两次请不来就三次，靠着老乡托老乡，好演员慢慢聚拢。”

讲诚信，开出的条件一一兑现，从不拖欠工资，是演员们对百越剧团的评价。

民营剧团流动性大，演员和剧团双向选择。“团长接单能力强，你就能持续干；剧团也看重演员能力。”在剧团待了13年的朱茹燕说，工资取决于演出业务量。百越剧团生意好，她一年能挣十来万元。

朱茹燕的女儿上高中，儿子读小学。丈夫在家照顾孩子，她则作为家庭经济支柱在外演出。

“越是生意好，在家时间越少。说不想孩子是假的，但只能顾一头。”朱茹燕说，剧团里夫妻档多，孩子要么由老人照看，要么到学校寄宿，平时多靠视频见面。

演员有牵挂，团长有压力。陶秋月说：“最怕淡季，身后一大帮家庭要养。”

“几天没戏就睡不着。每天一睁眼，就有六七千元的固定支出——工资、吃饭、交通。年初给每个演员预付1万元定金，工资半年一结，急用则随取。我的风险大了，演员的顾虑就小了。最怕电话不响，没订单心里慌。”李文杰接过话说。

装台

苦力活放在晚上，光鲜的一面留给观众

一人多岗，只懂一行不行，装台时当劳力，演戏时当台柱子

4月28日晚8时30分，奔波15小时，百越剧团抵达山东省平度市龙王河新村。

为节省成本，李文杰从河北一家梆子剧院租来舞台，只花了1万元，“从湖北运过来要2万元运费，加人工2.8万元。”

晚11时30分，舞台还未搭好。“苦力活一般放在晚上，把演员光鲜的一面留给观众。”李文杰说。

4月29日上午10时，舞台已见雏形。剧团16个男人分成灯光、屏幕、幕布等6组，各司其职，忙而不乱。

屏幕组由小生范锡昌、司鼓潘乐、花脸施小福、电子琴手洪林组成，要把每块30斤的80块电子屏，垒成4层，拼成12米长、8米宽的电子大屏。“加起来有一吨多的搬运量。”组长范锡昌说，最费时的是“打地基”——地面不平，垫小木块、小石头，足足花了一个小时。

“在民间剧团，一人多岗，只懂一行不行，装台时当劳力，演戏时当台柱子。”李文杰说。

调试设备时，一盏舞台灯不亮。李文杰亲自上手，几分钟便修好。“很多民间剧团只会唱戏，不会技术。这就是我的竞争力。”他说，自己曾跟广东LED工厂的亲戚学技术，设备只买半成品，自己组装，省了不少钱。

“啥都要懂。”李文杰一边调试音响灯光一边说，民间

剧团的生存逻辑是：能唱戏、会营销、懂技术。

上午11时30分，装台完毕。

不怕装台累，最怕“天公不作美”。李文杰说，去年农历七月在江西进贤县，开演前，舞台被狂风掀翻，化好妆的演员们冲上去抢救设备，个个淋成“落汤鸡”。当晚12时从头再搭舞台，忙到第二天凌晨4时，白天照常开锣。

走台

来自湖北黄梅戏艺术剧院的黄维引人注目

省级国有院团的当家花旦在
几场剧目中担纲主演

4月29日中午1时30分，吃过午饭，全体演职人员来到舞台走台，为次日首场演出做准备。

排练队伍中，来自湖北黄梅戏艺术剧院的黄维引人注目。这位省级国有院团的当家花旦，受单位委派前来支援，未来几天将在《五女拜寿》《天仙配》《女驸马》等经典剧目中担纲主演。

在黄梅县，国有院团当红演员为民间班社救场、助阵，已是常态。2025年底，湖北省出台黄梅戏振兴发展行动方案，明确提出支持民营院团和民间班社建设，推动国有与民营院团互补发展，支持优秀剧目全国巡演，提升湖北黄梅戏的传播力和影响力。

“基层院团活得好的，戏曲事业才能旺。”黄梅县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岳勇峰说，全县有62家民营院团，他们是戏曲艺术繁荣普及的主力军，是基层演出市场的开拓者，是整个戏曲金字塔的基座。

李文杰对此深有感触：2016年起，通过政府购买和基层“点单”服务，百越剧团连续多年获得省、市送戏下乡演出订单；2017年，获得中央财政文化产业专项奖扶资金30万元；2020年疫情防控期间，在以工代训政策扶持下，剧团稳住了队伍。

“当红专业演员助演，不仅提升了我们的演出水准，更是现场教学。”李文杰说。

“他们热爱黄梅戏，有功底，很投入，很多人唱得不比科班生差。”几天相处，黄维感受到了百越剧团的活力。



演出结束，粉丝到后台为演员献花。

开锣

108本传统黄梅戏，百越剧团都能演

群众想听有关岳飞的大戏，剧团两个多月创排出《岳飞传》

“牡丹竟放笑春风，喜满华堂寿烛红。”4月30日上午9时18分，锣鼓敲响，《五女拜寿》正式开唱。

台下人头攒动，上千观众挤满场地。看戏的婆婆大多戴着劳作时遮阳的花头巾，勾勒出一幅古朴的乡村画面。

90岁的村民满桂华，举着自己老伴的照片看戏。他说，老伴生前爱看黄梅戏，非常喜欢百越剧团的演出，今天再带她来“看”。

“唱得很专业，有大团风范。”80后孙孟特地从平度市区开车来看戏。

从4月30日到5月4日，百越剧团在这里连演17场，包括《天仙配》《女驸马》《罗帕记》等剧目，酬劳15万元。

108本传统黄梅戏，百越剧团都能演。但要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，还得创新。

陶秋月说，在江西演出时，当地群众想看有关岳飞的大戏，但黄梅戏多以爱情戏、苦情戏为主，没有这个题材。见群众喜欢，李文杰结合黄梅戏腔调重新编词作曲，两个多月就创排出《岳飞传》。

“民间剧团的创新，更多是到什么山听什么歌。”陶秋月说，到广东演出，会在开场前穿插歌舞；江西人爱看武戏，就从河南招武行演员；去北方，念白会更接近普通话一些。

戏在台上，根在台下。

行走乡村，李文杰有自己的感悟：黄梅戏最早源头是黄梅县的采茶调，故事大多来源于民间传说，讲惩恶扬善，普通老百姓听得懂，也好听，所以爱看。锣鼓一响，台下看戏人的内心就有了共鸣。

乡亲们的掌声响了，唱戏就有了下一次。

戏曲要振兴，必须回到民间、扎根人民；剧团要发展，必须深入生活、服务群众。20年坚守传承，逾万场演出，唱响中国，百越剧团给出了最朴素的答案。